

钟道新

著

博弈

The age of game

时代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/677+1

2007

博弈时代

The age of game

钟道新
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博弈时代/钟道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7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18 - 6

I. 博… II. 钟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2718 号

博弈时代

作者: 钟道新

责任编辑: 懿翎 汉睿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13

插页: 4

版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18 - 6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钟道新

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8年中学毕业后，山西昔阳县插队。1974年毕业于山西省电力学校。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一级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单身贵族》等中篇小说二十余部。长篇小说《权力的界面》《非常档案》等七部。另著有电视剧《黑冰》《智慧风暴》等。

第一章

宁水曾经做过都城，可惜是春秋时，一个很早就被灭掉的小国之都城。而今它既非省会，也非历史名城，不过是一个标准的地级市而已。所幸的是，一条大江，劈城而过，给它平添了几分壮丽。

市检察院检察长高策和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周鞍钢正在江边钓鱼。

周鞍钢今年四十岁，火气极旺，频频提竿，但总是一无所获。

已是耳顺之年的高策，教导道：“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这江里有不少的鱼。”

周鞍钢干脆把鱼竿收起来：“鱼是不少，可总是在你钓不到的地方。”

“男人的事，大体可分为两种：猎取和垂钓。猎取需要的是勇气、力量、速度。而垂钓，则需要耐心和智慧。可惜的是，这耐心和智慧，需要经验。经验却要用青春来换。经验有了，青春却没了。”

周鞍钢笑着说：“这不是您的话，而是杰克·伦敦说的。”

“难为你还知道杰克·伦敦。我还以为你是被电视剧饲养大的呢！”

“您不过比我大二十岁。”

“人生一共也不过三四个二十岁。”说话间，高策提竿、收线，一条活蹦乱跳的鱼，就到了他的手里。

“看您的动作，一气呵成，一点儿也不像六十岁的人。”

“像不像和是不是不是一回事。卓别林在英国旅游期间，遇到乡间正在举行‘谁像卓别林’的比赛，他就兴致勃勃地参加了。结果得了第三名。”

“您在会议上，总是高头讲章，为何不讲讲这些生动活泼的事例？”周鞍钢人生的关键几步，都是在高策手中完成的。两个人的感情极好。

“我猜想，你们在背后，一定说我这个老头‘面目可憎，言语乏味’吧？”高策又钓到一条红色的鱼。

“没有。绝对没有！”若在以往，周鞍钢也许会就此开一个玩笑。但此刻他不会，临近退居二线的人，往往很敏感。

“你有权保持沉默。”高策重新甩竿，“好在你们很快就不用听我的说教了。”

周鞍钢真情地说：“我们会怀念您的。”

“怀念不敢当，别诅咒我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当家三年狗都嫌，何况我这个当了六年家的一把手。到时候，你要是还愿意听我说的话，我会告诉你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就怕你没有这份心情了。”

“我周鞍钢缺点多多，但有一点可以向您保证，在能说真话的时候，绝对说真话。”

“连心里话都说出来？”

“基本上。”

“已经从‘绝对’降格成‘基本’。”高策侧过脸问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干吗不问问我推荐了谁来接班？”

“这是组织上的事。”

“幸亏你没有问，否则我会让你失望的。”

“您也不说，我也不问。”周鞍钢唱了一句歌词，作为回答。

“歌厅学来的？”

周鞍钢做委屈状：“高检冤枉我。坐车出长途，跟着司机小王

的唱片学会的。”说话间，他见对岸渐渐地聚集起一群人，便提议道，“高检，您看那边怎么啦？咱们过去看看？”

“你去吧。”高策目不转睛地看着水面。

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周鞍钢说罢，驾车急速离去。

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高策低声吟诵道。大权在握的人，在将去职之际，总会有些说不出的酸楚感觉，他自不能免。但他很快就将情绪调整过来。望着即将沉没于江水的红日，朗朗念道：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！”

他所谓的“后浪”，自然是周鞍钢。周忠诚于事业，且不很计较个人得失——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但周在个人与国家、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能够很好地平衡之。同时周有大局观，而且很有执行力，任何事情，你只要交给他，他总是能够超出你的想象完成。综上所述，高策向市委组织部推荐了周鞍钢。至于这推荐的力度到底有多大，他不清楚。市委书记陈永康，刚刚从一个大型石化企业调来，虽然以前与之有些渊源，但很久没有联系了。再者说，检察长是个炙手可热的“好位子”，自然会吸引许多能量颇大的人追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周鞍钢太勇于任事了：做事多，虽然成绩大，但错误自然也多。这就会给那些攻其一点、不及其余的人提供素材。

一群人聚集在由一道绳索和若干警察组成的防线外面。周鞍钢穿越人群后，对阻拦他的警察亮亮手中的工作证。警察向他敬礼，放他进去。

只见若干名警察正围绕在一具女尸跟前勘查，他看了一下后，认为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溺水死亡事故，便准备离去。

市公安局局长苏群挡住周鞍钢去路：“嗨！你来干吗？”

周鞍钢不满地说：“才当了几天局长，人话就不会说了？什么叫‘嗨’？我没名没姓？”因年龄相仿，又同在政法界，所以两个人

在多年之前就成了好朋友。

苏群指指红白相间的隔离带：“按说连话都不应该跟你说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行了吧？我原来还以为有人落水。没想到误入你的领地。”

“要是 在美国，我就可以因为你未经允许进入而开枪射击。”

“这不是在中国吗？死者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又不是神仙，尸体一浮出水面，我就能掌握她的全部情况？”

苏群顿了一下，还是透露了一些情况，“一位被毁容的年轻女性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是刑事案件了？”

苏群调侃道：“看来你没我想象的那么傻。”

“很不幸，我多少有些常识。有事找我。”周鞍钢伸出手。

“我才不找你呢！我又不贪污。”

周鞍钢边开车门边说：“一个错误的概念。你以前没有贪污，不保证以后不会贪污，防病要胜于治病。”

隆德药业公司是隆德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，坐落在宁水远郊的一片茂密的树林当中。大楼很现代化，但满是爬山虎的墙壁，给人几分悠久感。外面高而密的栅栏，又给人几分神秘感。

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抵达大门。警卫拦截，要求出示证件。司机把证件递给警卫。警卫查验后说：“对不起。今天需要特别通行证。”

“我拉的是隆德的大老板。”司机的语调甚是居高临下，宰相门人七品官，乃千古不变的真理。

后排的隆德公司董事长方兴正襟危坐，一言不发。他今年五十三岁，衣着、发型，都显露一种精心修饰后的简洁。

警卫客气地说：“有命令，只认证件不认人。”

司机正要发火，方兴说道：“给李总打电话。”

高策上车后，对周鞍钢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。”

“我就是忘了我自己，也不会忘了您。”

“以前你不会忘，现在可就难说了，我已经指日可待了。”

“高检显然低估了部下的人格。别说您还在任，就是您退休了，我也保证做到‘台上台下一个样’。”

“台上台下如何能够一个样呢？差别不要太大，我就感恩戴德了。”他见周鞍钢不停地更换挡位，超过一辆又一辆的车，就系上了安全带。

“您不相信我的技术？”

“我只在电视里，见过舒马赫在超过对手后，使用这种平拉的方法。”

周鞍钢得意地拍拍方向盘：“舒马赫是人，我也是人。一样！”

“可车和车却不一样。舒马赫车的四条轮胎，价值就会超过你整台车。还是慢点儿，十次肇事九次快，这是血的教训。”

周鞍钢显然放慢了车速：“JK汽车公司洗钱案，是他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提供的线索。此人是赛车手出身，在英国玩过F1，空闲时，他没少指点我。”

“你知道市立医院普外马教授吗？”

“马一刀，当然知道。”

“那你倘若胸腹部出了问题，来找我好了。”

周鞍钢纳闷地问：“找您？”

“我跟他是总角之交。总角之交，你懂吗？”

周鞍钢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不就是发小吗？可这不等于是您会做手术啊！”

“我与之相交四十年，他可没少指点我。”

周鞍钢笑了：“荒谬的逻辑，一定会导出荒谬的结果。”

“孺子可教也！”

隆德药业公司一间足有一百平方的办公室中央，摆放着孤零零的两只沙发，上面只坐着方兴一个人。

投影电视屏幕上播放着一张复杂的分子结构图。身材挺拔的隆德药业总经理、首席科学家李帅边用电光笔点划，边用纯正的普通话解说：“这是代号KG的抗流感药物第八次实验后的分子结构图。”他按动计算机键盘。投影屏幕上的图形换成了另外一张，“流感病毒通常分为A、B、C三类，B类和C类流感病毒基本属于人类特有，通常较少产生变异。而A类病毒，则是哺乳动物和鸟类都会感染的病毒。”

“禽流感是否属于此类？”方兴提问。

“是的。禽流感病毒的表达式中，H和N分别代表病毒表面的两种重要的蛋白质。其中H可以使病毒附着于生物细胞的受体，使其感染。而N则会破坏细胞受体，使得病毒在宿主体内自由传播。禽流感病毒基因组的特点是其序列的不连续性。它由八个基因节段组成，节段极容易发生重配，并且可以在不同宿主之间发生转移。当同一宿主遇到两种不同的病毒后，就会导致病毒变异。1957年和1968年的人群流感大流行，就是此原因。”

“1968年的大流感，我记忆犹新。”方兴顿了一下，“KG能够完全防治A、B、C三类病毒引起的流感？”

“KG的作用类似发达国家应付流感的TAMIFLU。能够有效地阻断不同基因节段的重配。”

方兴皱了一下眉头：“价格比较达菲如何？”

李帅没有想到方兴如此内行，不由得一惊：“因为有中药的成分，价格仅仅为达菲的十分之一。”他不再敢使用英文。

方兴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，好像是在看一张名画。良久后方才说：“有多大可能？”

李帅肯定地说：“应该在百分之七十以上。”

方兴赞赏道：“一个很不坏的比例。”

“方总，说起来有些惭愧。这个项目的总投入已经快到一个亿了，可总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。”

方兴摆摆手：“隆德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，也是上市公司。而你们则是我们集团公司中的龙头企业。从股票市场上募集来的钱，就是做实验用的。如果一次就成功，那就不叫科学实验了。有科学依据、有正确的研究方向、有你这样的精英挂帅，这个险值得冒。第九次不成，就来第十次、第十一次。”

李帅感动地说：“感谢董事长的理解。”

“我只有一点要提醒你们注意。”

“董事长请指示。”

“在我担任隆德董事长这个职务之前，你们这个项目过于张扬了。”

“是的。您的前任，不是干企业出身，喜欢造势。”

“而这样做的后果，势必会引起国内外一些利益集团的关注。一个亿投下去，也许还要一个亿，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不过是一张配方。全部数据资料，放在一个U盘里就能够拿走。保密是个大问题。”

“您放心。”

方兴直视着李帅：“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。”

李帅不无得意地说：“直接参加这个项目研究的有八十多人。如果算上间接参加的一百也多。但真正掌握核心机密的，却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方兴诧异地问：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“我像因特网切割信息一样，把这个项目切割成若干个小包。而我则是最后将这些零星信息总成的那台计算机。”

方兴问袁因了解多少。袁是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，一个很老实可靠的人。

“袁总当然了解得比别人要多一些。”

“多多少少？”方兴是操纵组织的老手，明白不能权力部门化，更不能个人化。听到“隔着一层”的回答，他追问，“一层什么？盔甲？还是窗户纸？”

李帅经不起追问，回避方兴的目光。

方兴放缓语气：“一个亿投进去，产出的就是三个亿、四个亿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泄密，将有三四个亿的国有资产流失。”

李帅不服气地说：“董事长言重了！”

“你我的岗位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就有所不同。作为隆德集团的董事长，我的首要责任就是保证国有资产保值、增值。”方兴看看手腕上那块朴素的全钢欧米茄表，担忧地说，“我相信此刻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，准确地说是N个角落，N个人，正在关注着KG项目。甚至比你我都要专心。实验开始时通知我。”

香港。某办公大楼底层的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，毕玛制药公司总裁林恕正在翻阅手中的一沓文件。林恕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，肌肉发达，面部毫无表情，阴沉沉的给人以很有分量的感觉。他端详着文件夹中方兴和李帅的放大相片，用纯正的国语问站在面前的副经理：“隆德制药那面有消息吗？”

副经理是一个干瘪、瘦小的港人，操一口港味儿浓重的普通话：“按照您的指示，派去了两个人。二号至今一点儿消息都没有；一号还在外围徘徊，无法接近目标。”

林恕合上卷宗：“方兴和李帅是关键人物。这两个人必须拿下一个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林恕训斥道：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！”

副经理显然不懂这些成语，递过来一份文件：“也不是一点儿进展没有，李帅的前恋人宁夕找到了。”

林恕打开文件。宁夕的相片赫然入目：一位美丽的中年女士。

他久久地注视着相片。

“花了很大的代价，才找到宁夕的下落。”

“没有什么比重温旧情更容易的了。虽然她已经徐娘半老，派她去。”

“她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副教授，收入稳定。我已联系过了，她不答应。”

林恕看看手表：“今晚七点，我与她共进晚餐。”

副经理从来就觉得林恕笼罩在一层迷雾当中，无法看清其真面目。十年前，林恕来到了香港，随身携带着两千万港元的现金。在让这笔现金合法地进入香港的银行系统的过程中，副经理起了不小的作用，从而开始了合作。这些年来，林恕如同坟墓一样地沉默，有关自己的信息，无点滴透露。他对林的了解，完全来自分析：此乃一位仓皇出逃的大陆贪官。判定他是“官”并不很困难，那种颐指气使的做派，好大喜功的作风，非官莫属。至于来自大陆，从口音就能听出来。仓皇出逃，是因为他见到林恕时，林只有两只塞满钞票的大箱子，连一件衣服、相片之类的私人物品都没有。不是仓皇出逃，又能作何解释？

副经理答应再去试试。

林恕严厉地说：“今晚七点，我必须在皇后大道的法国餐厅见到她。”

高策坐在普通观众席上，注视着主席台当中桌子上的那只梅花古瓶。周鞍钢悄悄地坐到高策旁边，高策很惊讶他如何找到这里来了。

周鞍钢没有回答：“您怎么没开手机？”

“散步路过这里，巧遇远大制药公司总经理麦建捐献文物仪式，就随便进来看看。”

“麦建？就是原来那个药贩子？”

高策点点头。

“开发新药，可是一项投入巨大的系统工程。这小子哪里来的钱？”

“想必有来处。或者……”高策顿住，“或者根本就没有钱。”

他看看周鞍钢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反应太快，不是好事情。尤其是对于官员来说。二十年前，我在一个县里当县长。当时的县委书记和你一样，也是政法大学的毕业生，此公颇喜文物。有一次，下乡的时候，找到了几张宋版书残页喜不自胜，当众炫耀。我很随便地看了看，就以为不是。”

周鞍钢有些不相信：“您是专家？”

“这残页上的‘胤’字、‘頊’字、‘构’字都写全了。”

“没有避讳。”周鞍钢没有理会高策的侧目，继续说，“宋太祖叫做赵匡胤、宋高宗叫做赵构。要是宋版书，就应该避开这两个字。哎，这个‘頊’是谁？”

“宋神宗赵頊。”

周鞍钢这才想起刚才的话题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这位书记同志，青云直上。而且一直在影响着我的进程。”

周鞍钢笑着说：“我知道这位当年的县委书记是谁了。”

“老子说：‘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’不笑不足以为道。”

周鞍钢依旧笑着说：“下士明白。”

说话间，仪式开始。麦建得意地举着大红证书，对着众多的摄像机和记者说：“每当看见伟大中华之文物流失海外，建每每痛心疾首。让国宝回归，乃我们企业家无可推卸的职责。乱世黄金，盛世文物嘛！建愿意拿出黄金换回文物，为当前的太平盛世，出一点儿力。”

麦建的一番话引来各种摄像器材一起开始动作，麦建很恰当地摆出姿势。高策起身往外走，周鞍钢也随之出来。

高策似乎毫无目的地说：“你看懂那个瓶子了没有？”

“瓶子？那个满是梅花的瓶子？”

“那是个赝品。”

“隔着那么远，您就看出来了？”

“瓶子在闪光灯的照耀下，贼光闪闪。至多是台湾高级仿品。”

“商人总是追求利润的。利润何在？”

“这恐怕是你们的事了。我不过是提个醒而已。”话到此，原本应该打住。高策似乎意犹未尽，“你看京剧吗？”

“也看也不看。”

“上来翻跟头的，都是马童之类的人物。关公虽说是武将，可却要读《春秋》。”

周鞍钢老实地说：“您的话，我不懂。”

高策笑笑：“不懂也好。”

法国餐厅里面的人不多。此类高级餐厅如同高尔夫球场，必须垒起高高的金钱门槛，阻隔凡人进入，否则就会丧失存在的意义。

林恕正襟危坐。从表面上看，谁也看不出他在想事情。当然，他不会去回想自己的经历，曾经的辉煌，已毫无意义。他想的是迫在眉睫的事物。

五年前，他就盯上了KG项目。在这个项目上，他几乎投入了全部。在KG还只是一个构思的时候，他已经降服隆德公司董事长于建欣。没承想，刚刚进入关键阶段，于建欣锒铛入狱。一切只好从头开始。

侍者把宁夕领到他的面前。几乎没有什么例行的寒暄，林恕就开始宣讲他的理论——以前他在大陆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。他曾经是一片地区的负责人，属下的单位很是庞杂。某些时候要到一个单位去作报告，而实际上，他对这个单位并无太多了解，或者根本不了解。但他仍然能讲。百试不爽的方法就是讲理论，只要你说得很

肯定，听众就会信服。

林恕很权威地说：“人与人的关系，一共只有三种：血缘关系、性关系、经济关系。”

宁夕沉静地望着眼前这位阴沉沉的男子在侃侃而谈，不发一言。林恕的副经理是通过她服务的大学董事会一位董事与她联系的。校长的面子可以不买，但校董的面子却不可以不买，资本的意志至高无上。

“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。只要价格合适，就没有谈不成的买卖。”

宁夕矜持地笑笑：“对于你们男人来说，也许是这样的。”她不是不喜欢钱，现在大概没有人不喜欢钱，至多是嘴上说不喜欢钱。但这个男人提出的计划，竟然要把“偷盗”、“感情”等捆绑在一起。这是她绝不能够接受的。

“我说的是真理。真理是不分种族、性别的。”

“我可以保留我的意见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说罢，林恕举起酒杯，“为了友谊干杯。”

宁夕与之碰杯后，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。这之后，出现了片刻冷场。

她显然不愿意这样的场面继续下去，便说：“对面桌上那位女士戴的珍珠项链好漂亮。”她打算说完这句话就告辞。

他很随便地看了一眼后说：“珍珠项链的价值随着时间负增长。人老珠黄就是这个意思。她人也老，珠也黄。”

她被他居高临下的态度激怒：“但这串项链所附带的感情价值，却会与日俱增。”

他笑笑：“你是科学家，准确地说是化学家。化学家最崇尚实验，咱们来做个实验如何？”

她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看着他不说话。

“我可以把这串你所谓附着感情价值的项链买过来。”

“我看不一定。”

他站起来，过去对那位女士说：“你可以把这串项链转让给我吗？”

女士白了他一眼，决绝地说：“绝对不可以！”

林恕开出一万港币的价格。听女士说，此乃母亲之礼物后，他又加了一万。

女士口气已经不那么硬：“礼物是不能出让的。”

林恕再加一万港币。

女士刚要说话，却被她的先生拦住。先生是懂行的人，深知讨价还价的精髓：“不卖。多少钱也不卖。”

“四万港币。”见这对夫妇不说话了。他看看表，取出支票簿。

先生涨红脸：“五万港币。”

“四万是最终的价格。”他做收回支票簿的姿态。

先生伸手去摘太太脖子上的项链。太太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，然后听任他把项链取下。

林恕走回自己的桌子，将这串至多价值一万港币的项链送给了宁夕。

宁夕显然受到极大的震撼，神经质地抚摸项链。

林恕得意地点燃一支雪茄。

“你真的把它给我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她不愿意自己心里美好的东西被毁：“我可以把它还给那位女士吗？”

“既然我把它赠与你，处分权就完全在你。但前提是你能够找到它的主人。”

她回头一看，邻桌上已经空无一人。

“他们怕我反悔，赶紧溜之乎也。”他起身，“如果宁教授能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的话，我将不胜感激。”